



深度

## 喧譁的時光落幕了，他們在青年空間散場

大陸最知名的青年公共空間「706」，曾因自身經營不善、成員理念失和、政策風向轉變，度過了很多個命運攸關時刻。他們還要繼續守住這方理想嗎？

特約撰稿人 秦寬 發自北京 | 2018-11-01



「706」青年空間是中國大陸最知名的公共空間之一。六年前，它由12個大學生自籌3萬元人民幣在北京城西北的五道口創立。這個不足100平米的場所很快聚攏了一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。大家在這裏暢談哲學、民主、中國社會轉型，彼此交換故事與夢想。 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「706」青年空間是中國大陸最知名的公共空間之一。六年前，它由12個大學生自籌3萬元人民幣在北京城西北的五道口創立。依附周邊清華、北大等高校林立的優勢，這個不足100平米的場所很快聚攏了一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。大家在這裏暢談哲學、民主、中國社會轉型，彼此交換故事與夢想。

關於建立「706」，創始人之一的鄔方榮覺得，當時的中國彷彿走到一個節點——「社會很開放、很活躍」，「而青年一代也需要有平台，發出自己的聲音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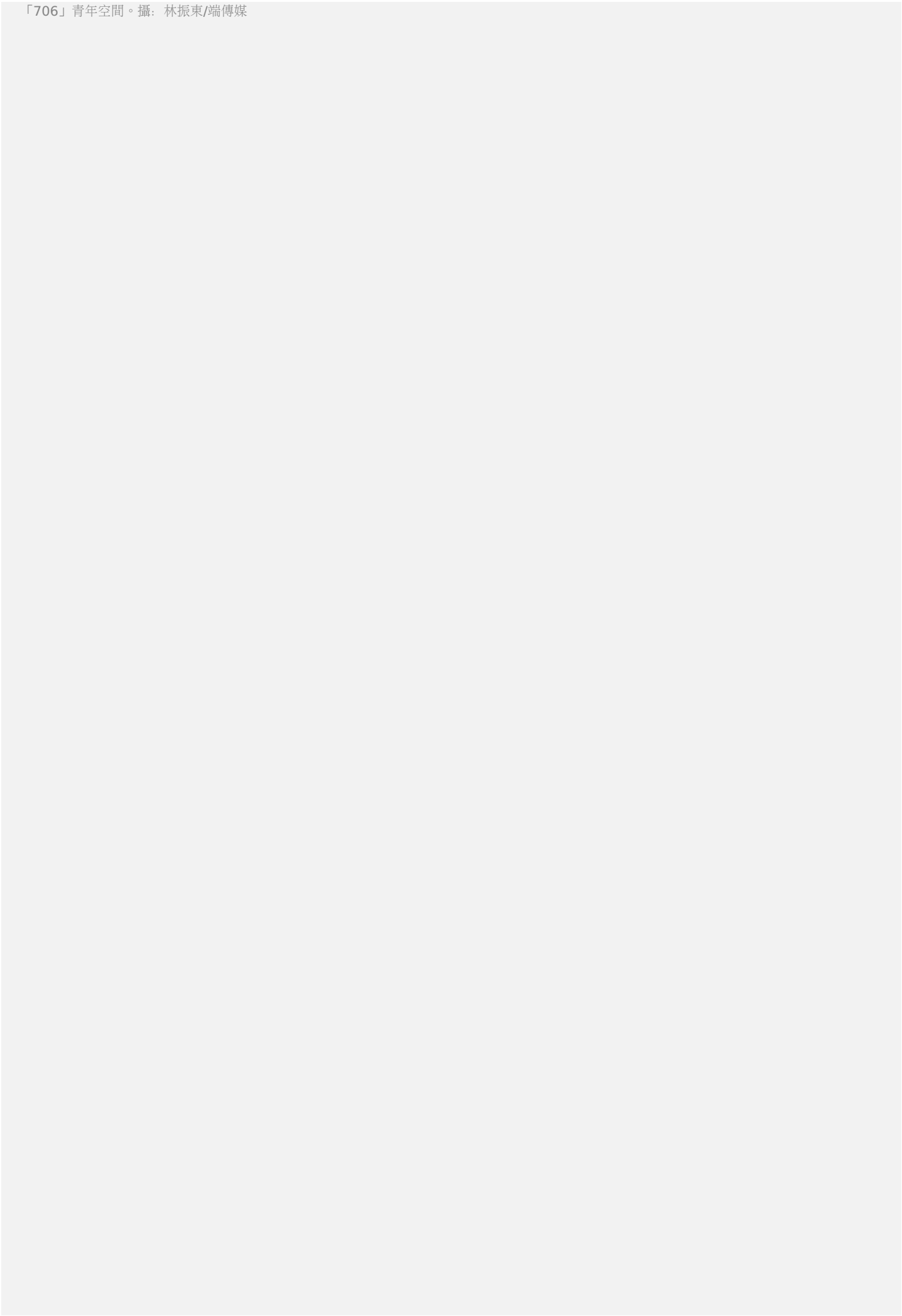
其時，中文互聯網迎來了十年發展的高峰。線上虛擬討論平台不斷迭代，而面向80、90一代的線下空間更如雨後春筍般生長。這股浪潮中，追求「自由獨立價值」的706發展壯大，並吸引了一批倡導多元價值的青年。大家辦沙龍、共住、自治，對撞思潮，「探索生活不同的可能」。

六年來，這個100平米的空間最終發展成近600平米的兩套複式樓，舉辦了1400場活動，吸聚了17個國家、106個城市的2300多名會員，構成過一代人的回憶。然而，也是這六年，不斷收緊的大環境令公共空間式微。706也因自身經營不善、成員理念失和、政策風向轉變，度過了很多個命運攸關時刻。

2018年，本打算大規模翻新升級，房東突然提出要將706一半空間收回自住。鄔方榮由此展開三個月的交涉，但沒有成功。6月30日，「砍刀」落下，706失去近一半空間。由於多年來沒有走出良性的商業模式，除了乾等命運降臨，706也並無閒錢，另尋新地。

「空間被切除，生態被破壞，就動搖了我們的根本。」鄔方榮對端傳媒說，令他更加鬱悶的是，眼看706就有新突破，轟然而至的打擊又令它回到了原點。經過了六年的風雨起伏，2018，它又走入了悲哀的輪迴。







## 被拒絕的請求

聽聞另一半空間要關閉，**706**的舊友紛紛跑去打聽內情，但繞了一圈，誰也說不清原因。

一位**706**的創始人羅勉告訴端傳媒，關閉是因為房東認為**706**常被鄰居投訴擾民，「但過去一年，我們確實大有改善」。

房東曾是中國大陸地產商任志強的下屬。羅勉託好友找到任志強，請他向房東說情。任志強回覆，「派出所和街道辦下命不許租，房東也沒辦法了。」

「之前五年都租下來了，偏偏今年要回收，」另一位青年空間經營者透露，回收房屋是風向，「說到底，是大環境變了。」

關閉成為一件諱莫如深的事。

「你問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房東也不說。」對於許多事，鄔方榮也不明就裏，「其實……我們連見面的機會都不太多。」

**2018年3月**，得知房東不再續約後，鄔方榮一直試圖扭轉困局。由於沒有房東電話，二人只能通過微信聯絡。一個月內，鄔方榮多次發送續約請求，並承諾整改，卻從未獲得隻言片語的回覆。

四月底，他與房東碰面，房東認為**706**常常舉辦活動，對周邊鄰居構成騷擾，因此要回收房屋。而若想保住**706**，就必須保證「不再擾民」，同時拿到有關部門提供的「合法性證明」。

雖然不認為**706**非法，但一個月裏，鄔方榮還是跑去居委會、周圍片警和小區物業，找有關部門開證明。但「跑遍了四五個部門」，大家表示願意為**706**說情，卻無法以官方名義出具證明。

與此同時，**706**歷劫的消息在圈內激起了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。大家除了感歎、詫異，更紛紛聲援**706**，為它衆籌了多達**28萬元**的捐款。**20**多個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舊友還製作了視頻，向房東發出續約請求。但視頻還在剪輯，房東卻將鄔方榮從微信上刪除，切斷了二人溝通的唯一渠道。

三個多月的爭取沒有成功。**6月30日**，租約到期，房東堅持不再續約，**706**徹底失去了天台、小劇場、花生食堂共達**300**平米的場地，傷及根本。

**6月27日晚**，為紀念即將關閉的空間，**706**舉行小型告別會。創始人之一的程寶忠沒有出席。在遙遠的家鄉安徽，這個曾陪伴**706**走過漫長歲月的**90後**在社交平台感歎：不過短短六年，那個當年的「五道口快要消失了」。



六年來，這個100平米的空間最終發展成近600平米的兩套複式樓，舉辦了1400場活動，吸聚了17個國家、106個城市的2300多名會員，構成過一代人的回憶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## 偶然的構想

2011年，鄔方榮正在北京郵電大學攻讀通信工程研究生，臨近畢業關頭，因為交不出論文而肄業。他索性退學，卻又在密集的求職面試中受挫，因與資方理念不合，雙方常常不歡而散。

面對未卜的前途，鄔方榮決定創業。他長期關注中國教育公平，很快找來幾個相熟的北京大學的朋友。在公益盛行的時代，一群人共同創辦了線下教育平台——ICU開放大學。

他們請來清華、北大等知名大學教授，在平台直播授課，希望「拆掉圍牆」，讓三、四線城市的學生也可接觸到中國的優質教育。「小地方的人看不到大的格局，就會限制個人的思維和視野。」鄔方榮這樣解釋項目的初衷。

現實很快澆下一瓢冷水。原來學生對課程本身興趣不大。在一堂北大教授開設的通識課上，由於教授形象不佳，整屏閃過的彈幕全是對教授相貌的嘲笑：「他太老」「他禿頭」「他真的很醜」……教授被得罪，項目收效甚微，團隊成員們垂頭喪氣。

就在開放大學偃旗息鼓的半年裏，另一場實驗正拉開序幕。

鄔方榮對端傳媒回憶，ICU開放大學曾在當年的校園社交網站——人人網上大熱，由此聚集了一批對公益有理想、有信念的青年人。他們在線上熱烈討論之餘，也常常在線下聚會暢談，互結圈子。

彼時正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大二的羅勉記得，2011年的一個冬日下午，經青年思想平台北斗網創始人薄然介紹，在學校泊星地咖啡館，他結識了鄔方榮。第一眼看到鄔方榮時，羅勉覺得，眼前的這個人「背有一點點駝」，「說話也有些口吃」，這與他在北大慣常見到的意氣風發的精英學子截然不同，鄔「不是很自信」。

當時，鄔方榮才從一場挫折中走出。ICU開放大學難以為繼時，團隊成員曾嘗試在校內舉辦論壇。在計劃舉辦一場有關女權的小型英文討論時，卻因活動話題敏感，被北大校團委施壓禁止，一群人被「趕」出了北大。這次挫敗反而令鄔方榮決定，要突破校園，在沒有審查的民間辦一個「可以聚會、連結各國青年，自由討論的場所」。而此時，正是召集人馬之際。

這與羅勉在德國哲學家哈貝瑪斯（哈伯馬斯）書中看到的那些「充滿激辯與迴響」的西方咖啡館不謀而合。「它必須是可供理性討論、自由爭辯的地方，」羅勉很興奮，他甚至覺得，「它更可以是中國培育公民德性的土壤。」

那天，三人達成共識後，又召集了九名學生。最終，12個人「有錢出錢，沒錢出吆喝」，在五道口附近的居民小區華清嘉園湊了三萬元，一間100平米的青年空間破土而出。由於一時想不出名字，他們便沿用了門牌號706。2012年的凜冬，一場青年烏托邦實驗開始悄然進行。

誰也沒想到，這個偶然的構想竟在後來幾年掀起了一場潮流。如今六年後回看，在公民社會開始急速衰落的2012年，它的誕生，更像是抓住了春天的尾巴，在暴風驟雨來臨前，追逐過一個浪漫天真的時代。





「706」青年空間創始人之一的鄔方榮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## 初生的失望

新生的**706**不大，兩室一廳的空間簡陋。四面環繞着深綠色的牆，空空的屋子裏最醒目的，是堆滿桌椅的狹窄長廊。

這條長廊成為**706**最繁忙夢幻的一景。2012年，**706**常常邀請中國最負盛名的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，每週在長廊舉辦至少一次學術講座，每人收費5元，它很快成為五道口青年的流連忘返之地。

彷彿是順應了時代的召喚，**706**誕生前後，一批青年人打造的公益機構正在中國拔地而起：香港的**Co-China**夏令營、北京立人大學、上海青年衆籌平台追夢網、北京零點青年公益創業發展中心、「地球一小時」發起機構大未青年……它們不約而同地開創了中國青年公益的風潮。

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夢想和聲音。」鄔方榮將**706**的初衷演繹成這樣一句，他希望，在急速變革的時代，青年人也能夠搭建平台，發出自己的聲音。

「並不是說這一代青年有什麼特別，」立人大學創辦人李英強覺得，任何時代和社會，青年人都是最敏感的一群，但成長於互聯網勃興時代的年輕人有自己的特點，他們多是80末、90初一代，作為互聯網十年發展的果子，「還有那麼一點點思想、一點點見識」，渴望打破代際、地域限制，自由交流。

鄔方榮統計過，**706**創辦後的四個月裏，共舉辦了40多場線下小型討論，涉及中國轉型、憲政民主、東亞局勢、國家正義種種議題。長廊裏，大家促膝暢談至深夜，討論引人入勝時，常有四五十人參與。「在那個年代，有那樣的氣氛。」

兩場討論深入人心。**706**曾請來著名美國傳教士卡爾·威爾肯斯，講他在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爆發時，拯救了數百名孤兒並參與災後當地社區重建的故事。卡爾不懂中文，現場五六十個學生就全程用英文溝通，這也是許多人第一次通過一場人類災難，學會超越自身，用普世眼光關切災難和生命。另一次，他們請來中國大陸研究自由主義的先行者劉軍寧，大談中國社會改革前景。一個互動環節，台下的學生連發三問：「自由主義是否在中國紮了根？」「中國未來會迎來漸進式改革嗎？」「中國的未來到底要怎麼走？」……「那個場面太火爆了。」鄔方榮笑得開懷。

好景不長。也許是經營思路太過精英化，吸引的受眾太少，也許是不太注重經營，沒有足夠收入。2012年8月，在火熱舉辦各種討論的同時，由於資金匱乏，**706**很快走到了誕生以來第一個命運攸關時刻。

租約到期。2012年7月，團隊的三萬元創始資金幾近耗盡，還欠下了數以萬計的外債，完全無力續繳8300元人民幣的月租。

四個月來，他們一直尋求新的資金，卻沒有迴響。他們曾邀請環保組織來**706**辦講座，希望建立關係，請背後的基金會為**706**捐款。但在青年空間的概念尚未普及的2012年，對方都不太明白他們做的是什麼。他們又跑去參加公益大賽，希望贏得比賽基金，然而，「主辦方都不認為我們運營的是一個公益項目。」鄔方榮說。





「706」青年空間舉行的「給我三分鐘」分享會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2012年8月，所有路徑沒有走通，706被迫關門停業了。

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到「商業打敗理想」的滋味。「我們談論了那麼多大的話題，那麼多國家大事，但沒有錢，我們連一套房子都保不住，」鄔方榮當時覺得，彷彿一夜之間，「什麼都沒了。」

關門那天，北京下着暴雨。12個人躲在706，一起搬書、刷牆，匆忙抹去一切與706相關的痕跡，地上全是酒瓶碰撞的聲音。午夜，路過附近酒吧時，看到圍在門口喝酒大笑的青年，所有人唏噓不已：「同樣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，為什麼就沒有我們的生存之地呢？」他們想。

空間關閉後，成員們普遍感到失望。從2012年8月開始，一部分則因前途際遇而離開，只留下了鄔方榮和程寶忠。

可以東山再起嗎？以什麼樣的方式重生？重生之後，它又能否在穩定經營的同時，營造出一個獨立自由，不受審查的交流空間？……兩個月裏，二人日夜思索着。

程寶忠坦言，空間成立之初，團隊裏大多數人都把它當成一項興趣和公益，對於空間經營管理，他們只有非常模糊的思考；關閉後，「也不覺得這是一件可以繼續做的事」。

但他發現，鄔方榮變得不同了，他始終在想辦法重建706。這令程寶忠強烈覺得，對於鄔而言，經營706或許不是興趣那麼簡單，「他把它當成了一項事業。」



「706」青年空間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## 挫敗的迴響

2012年11月11日，一篇名為《尋找1001位主人，再造有書有靈魂的706獨立青年空間》的網帖在中國大陸眾籌平台「追夢網」悄然登陸。

這篇3000多字網帖回顧了706建構青年空間的歷史，它呼籲青年人聯合起來，重構公共空間——「讓我們一起創造屬於我們的獨立自由空間，發現新觀點，闡述新故事，由此發現我們自己和身處的時代吧！」

這是706關閉兩個月後，鄔方榮發起的眾籌求助計劃。恰逢中國大陸的眾籌興起，追夢網的創始人杜夢傑向正為重建706苦苦求索的鄔方榮提議，可以集眾人之力，為706眾籌。像是從黑暗裂縫中看到一束光，鄔方榮很快答應了。

帖子甫一發出，立即引來巨大回響。截至眾籌結束前，共有437人為它捐出12.7萬餘元的捐款，179人的跟帖支持。

更多的情真意切如雪片紛至。一位擁有德國的博士學位、在北京國貿工作的女律師看到網帖，深夜驅車拜訪鄔方榮，一進門便拉他到附近公園，詢問關於空間的構想。

「我們就是想做文化沙龍、公共空間，一個讓青年人自由交流的場所。他們可以表達自我，公開發聲，並最終成為一個有良好公民素養的人。」

她聽後，立即捐出一萬元以示支持，從此再未出現。

代表體制內聲音的中央電視台也來了。三位紀錄片導演好奇「這群年輕人怎麼不想着去賺錢，天天討論各種各樣的話題」，他們想用一年時間記錄它，但被鄔方榮以「擔心泄露隱私」為由婉拒。其中一位，還是留下了一萬元，拜託他們「好好做下去」。

最終，在眾人的共同努力下，706真的重生了。有了足夠資金，2013年，它還遷入了一處近600平米的新址，擁有了咖啡館、小劇場、天台等多個場域，波折的命運終於有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。

「原來706的生命力還有這麼強。」六年後談起這突如其來的轉折，程寶忠依然感歎，但對於當時的他們來說，一個更加迫切的感受是，「我們終於有錢，把空間做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了！」

經過2012年的慘痛一役，706開始關注空間經營。

2013年後，在舉辦各種文化沙龍的同時，團隊陸續實施了一系列空間改革計劃。他們在周邊租下了九套民居，將房屋改裝而後出租，用租金維持空間的運轉。除了一系列文化沙龍，一個它主打的項目——生活實驗室，也吸引來一批剛畢業的青年人，他們在這裏共住自治，從管理一個公共空間的生活點滴開始，習得如何成為公民的素養。

這個功能複合的場所從此舉辦了更多的活動，範圍更廣，種類更多，吸引了更多的外延人群。它不僅是北京學生的精神地標，而更成為全國青年的聖地。





「706」青年空間舉行的一場分享會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2014年盛夏，廣州叁樓青年空間創始人韓益民曾拜訪**706**。他推開門，第一感覺是「這裏太大了」。看着一群年輕的身影在**600**平米的空間自在地遊走穿梭，像蘇格拉底一樣探討「自我」，這個華南師範大學的歷史系講師羨慕不已：「各色各樣的、獨立的年輕人一起自由地交流探討，這種感覺太棒了！」

每年寒暑假，都有近百名學生造訪**706**，知識分子們也聞風而來。在這個精心打造小世界裏，大家一起□讀、討論，從女權到勞工、從社運到平權，從國家轉型到憲政民主，沒有禁忌和邊界，探索一切值得關心的話題。

「並不是說我們要多麼政治化，」鄔方榮說，他希望，能為青年人營造一個純粹的交流平台，讓他們暢談理想和未來，而非一走出校園，被推到壓抑、密不透風的社會，赤手空拳地面對權力和資本的壓力。

憑藉**706**日益擴散的影響力，青年空間的概念也不斷推演至全國。**2014**年前後，在武漢、廣州、南昌、成都等地，陸續有青年空間冒起。程寶忠統計過，截至**2015**年，全國範圍內的青年空間就有**40**多家。

除了線上互動，創始人們還在線下來往，**706**更將各式活動——「公共空間的靈魂」，慷慨開源。大家彼此交流，隱隱結盟，共同壯大了中國青年空間的生命力。「**2013**，**14**年，真的太輝煌了！」鄔方榮笑着說。

然而，在理想高歌猛進的同時，他們沒有察覺，窗外的世界已不知不覺地變天了——那時，「有關部門」像一雙沉默的眼睛，注視他們許久了。

## 時代落幕了

**2014**，一個不安之年。

在台灣太陽花學運結束的三個月後，「佔領中環」的號角又在**9**月的香港街頭吹響。

這一年，受「中國因素」影響，港台的青年迎來了十數年來最憤怒躁動的日子。街頭巷尾，他們公民抗命的身影來去匆匆。

激烈的政治氣旋席捲而來，並一度逼近了兩千公里外的北京。在北京大學，一群學生打算辦一場關於「佔領運動」的小型討論。他們邀請香港鳳凰網的記者，託人找到**706**負責人，希望在這個中國青年人的集散地共同探究佔領運動的起因、它對學生，乃至中國大陸的影響。

鄔方榮欣然答應了，在政治氣氛捉摸不定的**2014**年，他說自己還無法「敏感捕捉政治的細微變化」。

危險緊隨而至。討論的帖子在豆瓣、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剛剛貼出，當局就打來電話，勒令刪帖，並對相關人士約談、教育。

「佔中討論」風波過後，**706**開始被當局密切關注。它舉辦的多場公共討論常遭遇消防檢查。通常的情況是，討論進行至一半，就有公安上門，要求聽眾登記身份證。鄔方榮統計，**2014**年後，**706**被叫停的活動每年至少**5**場，**2015**年，它徹底暫停了所有的思想文化沙龍活動。

官方的干擾也暴露了**706**的租房問題。**2016**年**3**月，北京出手整治群租房運動期間，**706**被多次查抄、上門貼封條，勒

令拆床。「我們拆了又裝，裝了又拆。」鄔方榮說，這直接影響了租房和收入的穩定。但他也承認群租房確實處在法律灰色地帶。

706遭遇整肅後的兩年，大環境的收縮也令大部分青年空間經營者感受到徹骨的嚴寒。

2017年，廣東一間經營了三年的青年空間被迫宣布關閉——它曾在2014年為一家美國社會創新組織的學生提供活動場地，當局以「成員接受境外資金」為由，盯上了這家空間。三年來，它舉辦的女權、同志平權、勞工議題等多場討論也被認為「每個都是敏感點」，「撞了紅線」。2017年4月，它被當局勒令關停。空間經營者也遭到整肅，他原先在一家大學有全職講師的工作，後來被調崗做資料室管理員，「從此不可再站上講台禍害學生」。

南昌、武漢等多家青年空間經營者也主動選擇了關閉，它們的創始人或選擇出國讀書，或選擇其它工作，紛紛躲過這波浪頭。「難道你還要和它對抗嗎？搞到最後大家都很累。算了，撤就撤吧。」一位青年空間經營者說。

來自官方的打壓是706衰落的重要原因，卻不是核心困境。



在公民社會開始急速衰落的2012年，它的誕生，更像是抓住了春天的尾巴，在暴風驟雨來臨前，追逐過一個浪漫天真的時代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

2013年調整戰略後，它一直徘徊在收支平衡的邊緣，苦苦支撐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。鄔方榮給端傳媒算了筆賬：通過租房、收會員費等業務，706每月可收入20萬左右的流水賬，扣除每月達十七八萬的空間成本，餘下的錢再攤給幾位管理者作為薪酬，「基本上就是持平」。

有至少兩位參與過空間管理的人員對端傳媒表示，706衰落的根本在於它無法沉澱，在公益和商業的夾縫中，始終無法走出一條成熟的經營路徑。

曹雨騰在2013年加入706的管理。他發現，團隊的經營者中普遍是學生，他們來來去去，長期固定的太少，多是鄔方榮一人執行了所有的想法。「但很多事情，是需要很長時間的持續耕耘才能體現出效果的。」曹本人則在2014年離開。

程寶忠感到唏噓，他欣賞706的開放，但這也意味着這種半組織狀態的空間很難建立長遠的管理體系。

他覺得，706會生長出很多有趣的點子，但它們永遠只停留在原生階段，無法進入有嚴密完整體系的產品迭代狀態。程寶忠舉例證：2015年，曾有人為706投資數十萬元建造圖書館，團隊為它設想過各種形態：思辨的場所、以書社交的平台、圖書APP的孵化器……但打造好空間雛形，卻沒有了下一步行動，它成為了一個沒有任何盈利能力的場所。

「就像一個試驗場，做各種各樣很酷很炫的模型和實驗，但永遠沒有產品。」程寶忠斷言，這樣的706是沒有任何盈利可能的。

更令程寶忠無奈的是，2016年，這個空間運營了四年卻始終保持在非盈利組織的狀態，許多計劃更無法推進，缺乏解決機制，問題總不了了之。當時，他即將從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，面臨去留問題，在寄望遠大事業的同時，也越發覺得706就像一個匠人精神的小館，「像是一個人守着一攤有價值、但不大的事情」。這與他初衷背離。同年底，程寶忠祝福了鄔方榮，也告別了706。

至此，他們所有人終究完成了各自的散場。「時代落幕，大家也各自散落天涯了。」羅勉感歎。

## 還有土壤嗎？

2018年6月，另一半空間關閉後，留守在706的鄔方榮前所未有地擔憂它的存續。

7月，在美國讀博的羅勉回北京，鄔方榮迫切地找他聊經營策略，強調空間以後多往商業化道路走，「生存壓力太大了」。雖然不完全認同706公司化，但羅勉理解他，「畢竟空間能堅持到今天完全依靠方榮。那是他異於常人的堅持，別人不能理解的堅持。」

9月，全國青年空間的經營者再度聚首706，像是錯置了時空，一群人又在一起探討生存的路徑、空間的管理、未來的結盟。



「706」青年空間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一個根本的問題是：時代日新月異，舊的空間還能吸引新的世代嗎？

李英強持悲觀論調：「今天大部分**95後**的人，他們接觸的是一個被高度閹割、過濾後的互聯網。在他們成長的時代，受到的教育就是當局灌輸的價值觀——中國模式、大國崛起、一帶一路。」他覺得，這代青年「很粉紅了」，對公共討論不太有興趣，青年空間失去了土壤。

羅勉也有類似感受。「**95後**一代的整體討論熱情不高，他們會關心女權、勞工這些具體的議題，討論或許也更深入，但沒有了對中國整體性的把握。」這與他那代**90後**的青年常討論中國未來轉型、社會結構變化的氛圍截然不同。

「這些宏大的議題重要嗎？」端傳媒問他。

「當然重要啊。所以他們不會發現自己關心的那些議題，政治和經濟的根源是什麼，失去了整體性的反思。」而公知被污名化後，也再無知識分子願為人師，羅勉覺得，那個通往公民養成的道路已經沒了，「這條脈斷了。」

如今，來**706**的**95後**、千禧後確實不多，「或許，他們在學校還沒有接受公民教育的啓蒙吧」。但鄔方榮說他會繼續做下去，守住這方理想。

9月的北京已經轉涼，一個尋常的秋夜，鄔方榮如往常一樣為新項目伏案苦幹。休息間隙，這個**85前**的「大齡青年」走出房間，站在門前的陰影裏，注視着**706**大廳的青年吹拉彈唱，像一位目光深邃的船長，等候新的起航。

如果你喜歡  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